



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

步非烟作品

步非烟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步非烟作品

步非烟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步非烟作品/步非烟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7

(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冯知明,向麒钢主编)

ISBN 7-5354-3297-2

I. 步…

II. 步…

III. 侠义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9205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20 毫米

1/16

印张:28.75

插页:4

版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35 千字

印数:1—12000 册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温瑞安

为中国新武侠小说系序

把书上一把好剑炼成

一日就是一剑

一向主张「侠义精神」的温瑞安。

是的。是有真正深谙中华文化的不弟，才

原稿 第 四 页

深深到了解到「侠义」的真意。「侠行」就是

明知不可为而义之所为为之；「义」就是

正义、理义、道义、情义的意思。中国地土如

传，文化底子深厚，传统成规，源远流长。

但是任何中侠义之士，不断突破传统，云有作

白。而真正掌握大权的是一批一批，但民

间多难几个，植根社会的，是第一批。在

的习气是根深蒂固，在下一日就是悲劇英雄。

温瑞安入心的是真正的大家而不屑于一般，

精英而多努力的侠士。所以一向认为真正武侠的

温瑞安为本书系题序手迹

把手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好剑

——为“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题序

温瑞安

一向主张“侠义根本在神州”。

是的。只有真正深谙中华文化的子弟，才能深刻了解到“侠义”的真意。“侠行”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义”就是正义、理义、道义、情义的意思。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底子浩瀚深厚，传统底气源远流长，信史传奇中侠义之士，不断穿梭闪现，云龙乍显。历史上主掌大权的是台面上的那一批，但民间百姓私下推崇敬爱的却往往是另一批。台上的可能是得势枭雄，台下的可能是悲剧英雄，但深入人心的却是真正行大事而不留名、拯弱扶危而不居功的侠士。我一向认为武侠的真正盛期是尚未到来，而是正要到来，这就是说继海外的武侠小说花果飘零终于取得奇花异果的丰收、其中还有集其大成的擎天巨树诞生之后，一旦中国本土或在广义上真正对中华文化修养丰厚才情丰足的神州子弟，全面积极投入武侠创作研究之时，这才是真正百花怒放、万卉争艳的新武侠时代！这里毕竟才是真正酝酿武侠的原住民、源生地，一旦破土而出，石破天惊可期！

一向认为“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

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炼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尽管我是在海外出生，但自1970年16岁少作开始，不管是《长安一战》、《铁血大旗》、《今之侠者》，还是《神州奇侠》，以及近作《天下无敌》、《少年四大名捕》，三十多年来莫不是秉着这些理念创作武侠，写的好像主角是大侠，实则刻画的是大侠身边的小人物以及对立人物。他们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情怀上，却以“仁者人也”行侠济世，并且若不是以古代背景的武侠情节来反映现代，就是以现代武侠素材来回应古典的侠情。三个主张，虽不一定正确，不一定对，但都来自一个武侠的情怀，一个侠义文学的梦想。

可喜的是，这部“中国新武侠典藏书系”，就这么彻底有力、高瞻远瞩、大气大概地做了这个足以烛照过去、灿亮未来的武侠大计，所选取的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莫不是具有代表性，吸引力，以及拥有大量读者喜爱支持的。部分作者肯定可以写出传世巨著，并得到大众的认可，包括笔者本人。他们既是拔群出类的神州子弟，也是兼具古代文化修养和现代精神的先锋创作人，同时亦是信笔成文，可大可久，能小能精，既可仰视家国民族拔山举鼎大是大非，也可刻画儿女私情泯恩梦想似是而非。加上主编是冯知明先生，笔者与他既曾神交又曾相叙，深知他主事筹划创办《今古传奇·武侠版》时，做了不少建构蓝图、厘定方针、开创奠基、招揽群英、雄才大略的事，相见后更知他是谈吐风流、道行高深、明见知才之士。由他主编这套系列，既是弥足珍贵，也理应喜爱珍藏。

稿于06年5月31日端午节 建设部门邀约赴京

侠即逍遥

步非烟

千古文人侠客梦。

那么，什么是侠？

这个问题也在这场千古未醒的梦中被叩问过千万次。

曾经，金庸先生作出了回答：“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个回答如此掷地有声，从此湮没了其他的声音，带着儒家文化的熠熠光辉，垂照一代，成为侠之典范。

然而，这是否是侠的唯一定义？是否侠义已在这句话中被说到了尽头，说到了完满？

曾经，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你的作品里，很少有为国为民的英豪，即便有，也多半不是主角？或者，你并不相信侠，也不曾沉醉这个梦境？

我为此思索了很久，才能作出认真的回答。

和所有人一样，侠义也是我心中的一个辉煌梦，是我纵笔江湖的根本动力，我深深相信，一切皆逝去后，唯有这一份侠义，这一份热血，将超越了文字永远流传。

只是，我希望，“侠”不要永远被镌刻在为国为民的碑石上，我希望有朝一日，大家能认同，在儒家之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侠客。这种侠客也许并不以为国为民为己任，而是遁世而出，逍遥天地之间。

这是另一种侠，道家之侠，逍遥之侠。

诚然，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种侠客，在金庸先生笔下，已经写到了极致。

当国家面临异族侵略，山河破碎，民生飘摇之时，郭靖这样的侠客站了出来，以一己之力拯救黎民苍生，这当然是侠，是为国之侠。

当贪官恶霸欺侮百姓的时候，胡斐这样的侠客站了出来，凭着一份肝胆，为了漠不相识者追杀一方霸主。这当然也是侠，是为民之侠。

那么，当造物者给人类加上了重重限制，无时无刻不在用所谓神力证实我们的渺小，告诫我们必须安于现状，庸庸碌碌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在天地的顶峰，对比一切力量都要强大的命运说不？敢于对盘桓在自己血脉深处的人的弱点、人的局限发出振聋发聩的质问？

或者，庄子笔下的神人们，挥斥八极，乘云气，御飞龙，鹏运九万里，历经风霜磨难，看淡世人嘲笑，最终突破了自身的局限，与天同化，与道和谐，在精神的宇宙中自在逍遥。这正是这种侠客的终极。

又或许，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某一刻，为了亲人，为了朋友，为了爱，突破了人的极限，达到了天地无极、自在逍遥的境界，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我想，那也是侠的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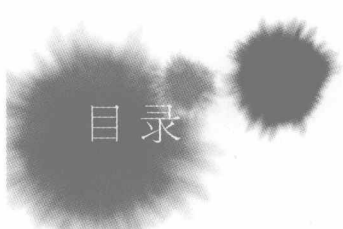
徜徉俗世，高远无所拘，与天地同运，与造物同游，此谓逍遥。

因此，我决不是不写侠客，我的作品，也决不是要叛逆侠的精神。当杨逸之在梵天地宫中突破了风月的限制，洞穿天神建筑的曼荼罗地宫的时候，他是侠客；在命运对卓王孙说，你是神的化身，你的命运就是执掌毁灭的力量，成就神魔的时候，他站来说，我不屈从于任何神性，我就是我。——我想这一刻的他们，是侠客，是敢于在命运天地面前，追求人之尊严的侠客。

千古文人侠客梦，什么是侠？

或许，这个困扰千年的问题，仅仅需要四个字：

——侠即逍遥。



目录

武林客栈·蛊神劫 / 1-98

武林客栈外传·天罗宝藏 / 99-177

华音流韶·曼荼罗 / 179-442

附录 作者简介及创作简史 / 443-444



【第一章】

剑门谁牵碧玉骢

七月烟雨，是李清愁荷锄采药的时候。

眉州知府吴承辅觉得每天都是好日子。每天都有人送钱来，当然就都是好日子。他花了整整十万两买来的知府，做了三年，就赚回来了不知多少个十万两，比他在扬州做盐商好多了。

川中繁华，本就不逊于扬州，何况吴承辅又是个风雅的人。

风雅是个奇怪的东西。别人吃饭，他也吃饭，别人看风景，他也看风景，这本是很俗的事情，但风雅之人就不同，他自然能将这些俗事做得与众不同，然后就风雅无比。连伸手要钱都风雅无比。

所以吴承辅的地皮虽然搜刮得厉害，却依旧得了个清官的名号，没有人知道他家财多少，绝没人。连吴承辅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经数不清了。所以到今天他卸任的时候，他已不想再做官。他只想回到扬州的沧浪园中，载酒浮舟，度此余生。

木兰之桡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流。

这本就不是人间生活，何苦还要在十丈红尘中奔波？

无论谁有了他这样的家财，再有一座他这样的沧浪园，然后还有他这样的风雅，都不会再想着做官了。久行黑路必遇鬼，吴承辅很明白这个道理。

但他不敢遽然就走。他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底细，他也害怕仗

刀拦路的江湖豪客。做多了亏心事，毕竟还是怕的。所以他花了一万两银子，大施义粥，救助没饭吃的饥民。整整放了一个月，吴承辅简直成了活菩萨。

“我从眉州百姓得来的，就要还给眉州百姓。”

“我来的时候是两袖清风，去的时候是清风两袖。有道义与良心送我，就足够了。”

吴承辅放完最后一锅粥，动身离开眉州。送他的没有道义与良心，却有万民伞、清官靴，流得满地的泪和一篇篇的颂歌。吴承辅小帽青驴，仆从五六人，轻装而去。

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少家财，也没有人知道他藏在哪里。

烟雨凄迷，正是好天气。

吴承辅悠然地骑在青驴上，看着点点飞烟一般的轻雨飘然逸下，将远近的山水渲染成无边的一块翠玉。一切景物都被约在其中，隐隐地看不清楚。但这隐约岂非正是风雅之一种？

自从读过陆放翁的“前生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吴承辅就喜欢上了骑驴。但遗憾的是出剑门，而不是入剑门。

但出了剑门，才可到扬州——十里繁华，红尘蔽天的扬州。只是就不能骑驴了。吴承辅不无遗憾地想。

这时一阵哭声传了过来。吴承辅的眉头微微皱起。老人的唠叨，小孩的哭闹，男人的吵嚷，女人的泼辣，无疑都是极煞风景的事情。吴承辅从驴上抬起头来，不悦地向前看过去。

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坐在毛竹桥上，正掩面大哭着。她身上穿一袭大红的衣服，同这绿水、竹桥、烟雨、海棠相映合，看去极为悦目。若没有哭声，定能撩动吴承辅的诗兴。

就算如此，吴承辅却已生不起气来，抬了抬手，道：“去看看。”一名家仆立即应声向前。他已跟随吴老爷多年，知道怎么承颐应使。

吴老爷是清官，是风雅之士，手下之人当然也要雍容温润，

不能让别人小瞧了。所以他走上前去，笑道：“小妹妹，你哭什么啊？”

红衣小姑娘将掩面的手指移开两只，看了他一眼，却不理他，继续大哭不止。那仆人从怀里掏出一块干牛肉，道：“不要哭了，给你肉吃。”

那小姑娘抽抽噎噎地抬起头来，道：“你这牛肉里有没有下药？”那仆人一怔，哈哈大笑道：“牛肉里怎么会下药？难道你以为我是坏人？”

那小姑娘眼睛瞪着他手中的牛肉，吞了一口唾沫，道：“我听姆妈讲，外面有些坏人喜欢用下药的牛肉来骗小孩子，吃了就人事不知，变成了牛羊，被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那仆人道：“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人哪能变成牛羊？何况我们也不是坏人。”

那小姑娘拿手抹了抹脸，吴承辅惊奇地发现她生得极为清秀。她歪着头看着仆人，道：“你不是坏人？那为什么上午姆妈跟我说了这个故事，下午你就拿牛肉给我吃？”

那仆人哭笑不得，讪讪道：“你不吃就算了，别败坏了我们吴府的名声。”说着，缩手就待将牛肉收回。那小姑娘嘴一扁，又待哭了出来。

这小姑娘任性蛮缠，看在吴承辅的眼中，却自有一种娇痴的风情。忍不住出声道：“吴舟，别为难她。”说着，缓步踱了上去。

吴舟躬身答应了，退在一边。吴承辅柔声道：“咱们不吃牛肉。我带了很多路菜，你想吃什么，我叫他们拿给你。”小姑娘见他面团团的一副富态相，倒也并不害怕，道：“我不要吃牛肉！”吴承辅道：“好，咱们不吃牛肉。吴舟，把牛肉扔掉。”

吴舟应声从怀中掏出藏牛肉的包裹，扔在了道旁。吴承辅微笑道：“你看，牛肉已经没有了。我们只好吃别的了。”

小姑娘“噗嗤”一声笑了。这一笑，竟大有妩媚之态，衬在

她娇小的脸庞上，别有一番清媚柔丽的滋味。她站起来道：“我要吃青椒炒肉丝。”

吴承辅道：“吴舟，拿青椒炒肉丝给这位姑娘。”

吴舟苦着脸，道：“回禀老爷，我们带的路菜里，没有青椒炒肉丝。”

吴承辅道：“那有些什么？”

吴舟道：“有口蘑兰笋，鸳鸯豆腐，孔雀临屏，八仙过海。”

吴承辅点了点头，道：“八仙过海乃是用海中八珍做的，滋味不错，我叫他们拿给你吃好不好？”

那小姑娘摇头道：“不好，我要吃青椒炒肉丝。”

吴承辅皱了皱眉，道：“八仙过海不比青椒炒肉丝好吃？”

小姑娘道：“八仙过海没有青椒炒肉丝好吃。”

吴承辅笑了。没有吃过的八仙过海当然没有吃过的青椒炒肉丝好吃，这话倒也没有错。可是哪里找青椒炒肉丝去？

“有的八仙过海比没有的青椒炒肉丝好吃。”

这是他的结论。

小姑娘“哼”了一声，道：“谁说没有青椒炒肉丝？那里不是就有？”

随着她纤手一指，众人果然看到小桥后面，绿竹掩映中，露出半扇酒旗。

“红柿村”。倒也是个风雅的名字。

吴承辅笑了。“既然眼前有酒，我们为什么不喝他几杯？反正我们不急着赶路。”

小姑娘也笑了：“何况还有青椒炒肉丝。”

这酒家并不大，里面只摆了五六张桌子，桌子上满是油腻。

已经有两桌坐了客人，一桌是个书生，容貌甚是清秀，倒像女子；另一桌是个江湖客，脸黑黑的，像个武夫。那江湖客见吴承辅一行人进来，翻了翻白眼，低声骂了几句，依旧低头喝酒。

两人的桌上摆了酒菜，果然有青椒炒肉丝。只是两人仿佛甚为寒酸，桌上都只有一壶酒，一碟青椒炒肉丝，外加一桶饭。

吴承辅等人将剩下的几张桌子占了。那些仆人不敢跟他坐一张桌子，红衣小姑娘却不管，所以另外几张桌子挤得极满，他们的桌子却只有两个人对坐。

店小，伙计也少。

笼共就只有一个。

那伙计“砰”的一声将菜单摔到吴承辅的面前，眼鼓鼓地盯着他，仿佛跟客人有仇似的。

吴承辅倒不去跟他计较，拿起菜单看时，珍珠丸子、八宝山珍、翡翠鸭舌、水晶肘子。店虽小，菜色倒是很多。吴承辅随便指了几样，然后要他杀一条鱼，搭配几味素菜送上来。

那伙计等吴承辅点完了，突然道：“点这么多，不怕撑死你？”

吴舟等人大怒，就要冲上来理论。吴承辅摆了摆手，将他们压住，道：“你说的也是，点多了不吃，也伤上天仁爱之心。就来珍珠丸子、八宝山珍、翡翠鸭舌、水晶肘子四味，再加青椒炒肉丝好了。”

那伙计道：“没有！”

吴承辅一怔，道：“什么没有？”

伙计道：“珍珠丸子没有！八宝山珍没有！翡翠鸭舌没有！水晶肘子没有！”

吴承辅道：“没有为什么要写在菜单上？”

那伙计白眼翻起，道：“这店是你开的，还是我开的？”

吴承辅道：“是你开的。”

那伙计大声道：“我开的你管这么多做什么！”

吴承辅想不到这伙计的脾气如此古怪，他涵养甚高，也不生气，道：“你有什么？”

伙计翻了翻白眼，道：“只有两样。”

“哪两样？”

“青椒！肉！”

小姑娘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店伙计极不耐烦道：“你们到底要不要吃？只管废话！”

吴承辅道：“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青椒炒肉吧。反正你也做不出别的什么菜来。”

那店伙计“砰”地一声将茶壶摔在桌上，道：“你侮辱我？”

吴承辅一怔，道：“什么侮辱你？”

那店伙计脸上青筋暴起，道：“谁说我只会做青椒炒肉？我会做很多菜！”

“很多？”

那店伙计更怒：“我至少会做三个菜！青椒炒肉，肉炒青椒，青椒炒肉炒肉炒青椒！”

那小姑娘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吴承辅也乐了，微笑道：“这有分别么？”

店伙计道：“当然有分别了。你外行就不要多说！”

吴承辅叹了口气，道：“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青椒炒肉一份，肉炒青椒一份，青椒炒肉炒肉炒青椒一份。另外麻烦你上一壶酒，两碗饭。”

终于这脾气极大的店伙计走了，他不但是店伙计、老板，还兼做厨子。

茶自己倒，饭自己盛，酒自己舀。凭什么？就凭这附近别无人家，要吃饭只有到我这里。

好在吴老爷有很多随从，一会茶、酒、饭都摆好了，那店伙计才慢吞吞地端了三个盘子上来，“砰”的一声摔在了吴承辅桌上。

一盘青椒炒肉，另一盘青椒炒肉，第三盘还是青椒炒肉。吴承辅仔细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来。他皱眉道：“这就是你的青椒炒肉、肉炒青椒、青椒炒肉炒肉炒青椒？”

那店伙计翻了翻眼睛，不去回答他，自顾自走了。吴承辅举筷尝了尝，这店伙计的脾气虽然大，但菜做得的确不错，一碟青椒炒肉似乎比八仙过海还好吃。于是分了两盘给随从，斟酒自饮了起来。

那小姑娘却瞪着碟子，动也不动。吴承辅微笑道：“你不是想吃青椒炒肉么？怎么还不动手？”

小姑娘摇了摇头。拼命闭紧嘴唇。

吴承辅挑起一筷肉丝，道：“你别看那店伙计凶巴巴的，做的菜却不错，你尝尝就知道有多香了。”

小姑娘皱起眉头，缩在凳子上，盯着青椒炒肉发呆。吴承辅拿她没办法，只好自己吃喝。

那小姑娘见他吃得高兴，忽然道：“这青椒炒肉真的好吃？”

吴承辅缓缓咀嚼，道：“简直比我吃过的任何东西都好吃。”

小姑娘试探道：“那我吃一根？”

吴承辅含笑点头。官场沉浮，商海征战，他实是很久没有见过这种自然流露的情态了。这小姑娘虽然疑心病重些，却毫无故作，纯属天然，令他忍不住心生怜惜。

那小姑娘举起筷子，店伙计却一阵风冲了过来，“嗖”的一声将盘子抓起，道：“我做的菜滋味如何？”

吴承辅见他三番两次生事，心中不快，道：“倒也不错。”

店伙计“咯咯”笑道：“既然不错，大老爷为什么不打赏？”

吴承辅笑了。原来他是为了要点赏钱。菜做得好，打赏是应该的。吴承辅摆了摆手，吴舟急忙趋上前，将三吊钱排在桌上。吴承辅道：“还不谢赏？”

那店伙计连瞧都不瞧一眼，道：“大老爷吃饭胃口大，打起赏来却小气得紧。这点钱算什么打赏？”

他越说越生气，突然从怀中掏出几吊钱，摔在桌上，道：“不如我来打赏大老爷吧。大老爷还不谢赏？”

吴承辅脸色沉了下来。冷冷道：“你几盘青椒炒肉，还想要